

歷史與空間

■文：端木靖

吃螃蟹

蟹是人間美味，曾有「四方之味，當許含黃伯為第一」的佳譽，「含黃伯」就是指秋令的螃蟹。據舊籍記載，人類吃蟹的歷史至少已有三千年之久了。遠古時，蟹，蜆（蜆卵）和羸（蝸牛），還有蜂蟹，是先民果腹的食品。到了周代，周天子的宴席上有一種名叫「蟹胥」的食品中，這「蟹胥」就是蟹醬。北魏的《齊民要術》一書，載有以糖、鹽、麥湯及薑末醃蟹的儲藏法，這可能是今江浙一帶鹹蟹、醉蟹、嗆蟹食法的起源。

宋人傅肱《蟹譜》說：「蟹，水蟲也。以其橫行，則曰螃蟹；以其行聲，則曰郭索；以其外骨，則曰介士；以其內空，則曰無腸。」所以舊日文人雅士常稱螃蟹為「橫行介士」或「無腸公子」。有趣的是，這號稱「橫行介士」的螃蟹，聽見秋風響，蟹腳就發癢，看見火，腳更癢。捕蟹人摸清螃蟹這個脾性，常於秋天的夜晚，在河邊湖畔，用燈火四下一照，群蟹便先後棄水登岸，奔火而來，「入吾彀中」矣。

江南民間有「九月（舊曆）圓臍十月尖」之稱，這句俗語，其實是螃蟹性生活的寫照。九月吃圓臍的雌蟹，因其肉體豐腴，蟹黃充滿，意態撩人地準備交配；同期，雄蟹因為忙於付出，應接不暇，體質未免虛弱，不堪一吃。要到了十月，元神恢復，長得肥實壯大，此時乃尖臍之天下。

螃蟹有湖蟹與河蟹之別。清李斗《揚州畫舫錄》云：「自湖至者為湖蟹，自淮（淮河）至者為淮蟹。淮蟹大而味淡，湖蟹小而味厚，故品之者以湖蟹為勝。」湖蟹又有太湖的「太湖蟹」、陽澄湖的「大閘蟹」、吳江汾湖的「紫鬚蟹」、崑山蔚州的「蔚遲蟹」、常熟潭塘的「金爪蟹」等名品，大多出自老蘇洲，尤以陽澄湖「大閘蟹」為名揚宇內的舌尖上的美味。

郁達夫有詩說：「江山也要文人捧。」豈止是江山，美食如螃蟹也多見之於才子才女的吟讚：如明人徐渭的畫蟹詩曰：「稻熟江村蟹正肥，雙螯如戟挺青泥。若教紙上翻身看，應見團團董卓

臍。」文長此詩前讀後貶，別有寄託。然而被喻為近代「十大怪傑」之一的章瘋子章太炎的妻子湯國梨女士曾經感嘆：「若非陽澄湖蟹好，此生命何必往蘇州！」

關於螃蟹，在歷史文學作品中，以《紅樓夢》第三十八回的描寫最為精絕，那是在一次菊花詩會的筵宴上，賈寶玉口占詠蟹詩云：「持螯更喜桂陰涼，潑醋搗薑興欲狂。饕餮王孫應有酒，橫行公子卻無腸。臍間秋冷憶忘忌，指上沾腥洗尚香。原為世人美口腹，坡仙曾笑一生忙。」林黛玉口占中的一聯「螯封嫩玉雙雙滿，殼凸紅脂塊塊香」，更是形容妙肖。而薛寶釵的詠螃蟹更為奇巧深邃：「桂霽桐陰坐舉觴，長安澗口盼重陽。眼前道路無經緯，皮裡春秋空黑黃。酒未敵辛還用菊，性防積冷定須薑。於今落釜成何益，月浦空餘禾黍香。」寶釵這首詩寫了螃蟹的特質與形狀（無經緯、空黑黃、品螃蟹的節序時令和注意事項，如盼重陽、酒菊薑，以及橫行者難逃「落釜」下場），兼容並包，翻空出新，筆墨飽滿，意蘊瀟遠。大觀園文學社的才子佳人都誇她此詩是吃螃蟹的絕唱，小題大做，的是大才。「只是諷刺世人太毒了些。」

其實，世上的好山好水好東西，哪一樣不是文人（當然包括女性）用筆舌捧出來的呢？螃蟹也不例外，它也「傍」着風流名士（含女士）抬高了身價。據《晉書·畢卓傳》記載：畢卓（字茂世），官居吏部郎，好酒嗜蟹，他說自己人生最高理想，便是「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畢吏部的這件「雅事」，被收入對後世文人影響極大的《世說新語》，從而廣泛地流傳了一千四五百年！與畢卓不同的是，明人張岱用他的生花妙筆，把吃螃蟹一事寫進他的《陶菴夢憶》中，文字至真至美，如畫如詩，令人涎水直流：「食品不加鹽醋而五味全者，為蚶，為河蟹。河蟹至十月與稻梁俱肥，殼如盤大，中墳起，而紫螯如巨拳，小腳肉出，油油如。掀其殼，膏膩堆積，如玉脂屑，團結不散，甘腴雖八珍不及。」



■螃蟹

網上圖片

清代名士如袁枚、李漁、朱彝尊者流，亦屬「蟹癡」，且都有「蟹文」流傳。朱食蟹必須是「雌不犯雄，雄不犯雌」，「酒不犯蟹，蟹不犯酒」，那才叫講究！袁則主張「螃蟹不宜獨食，不宜搭配他物。最好以淡鹽湯煮熟，自剝自食為妙。蒸者味雖全，而失之太淡。」李一生嗜蟹如命，他把每年專門攢下來買螃蟹的錢，稱作「養命錢」。他在《閒情偶寄》中說：「螃蟹之鮮而肥，甘而膩，白似玉而黃似金，已造色香味三者之至極，更無一物可以上之。」李君這麼欲說還休，欲休還說，低回流連，一唱三嘆，便將「無腸公子」推向了美食之最！

一位擅於吃螃蟹的朋友曾經告訴我說，煮螃蟹要捆緊，不然牠在鍋中垂死掙扎，肉質也就鬆了。蘸吃的作料，無非就是薑、糖、醋、醬油這樣的合成，薑末要細，用白糖先漬一下，再加入鎮江陳醋，調勻後，再倒些醬油。醬油不能多，否則會殺掉蟹味。味精是更不能放的。一位舊時在富貴人家做家廚的老先生告訴我，薑末先糖漬，作料的味就正。他的主人是吃得出的。不過，我想，這樣的舌頭，如今怕已成「廣陵散」了吧。

張岱寫吃蟹的小品那真叫絕，這樣一想，我只好趕緊攔筆了。

文藝天地

詩情畫意

趙素仲作品——

詩畫人生（四十一）



「一個人走不了方向不同的兩條路。」是的，道不同也不能同謀，只能走自己的路，不要妄想和走在相反路上的人交往。

一日長短無謂講
來日方長放眼量
多年恩怨亦不記
各自修行各自想

甲午元月
素仲並書

生活點滴

廊棚聞炊

常常會想起浙江嘉善的水鄉古鎮西塘河岸上迤邐的廊棚，那是別的古鎮難得見到的風雅精緻的景致。三十餘年前我曾在西塘逗留旬餘，記得就住在一座枕河的宅第內，推窗見河流，出門即廊棚，時值梅雨季節，在岸上行走不用打傘，但見河上一片溟漠，穿戴着蓑衣笠帽的舟子在雨簾中搖船而過，柔櫓聲聲，舟人心生無限纏綿。那時我正年輕，對賞風景只能說是撿拾皮毛，所能記取的也僅此一幅畫面而已，此次采風重來西塘，面對着水鄉古鎮的一切，我一下感到了先前的奢侈，簡直是暴殄天物，且別說這裡的石板老街、深巷古宅、小橋流水是那樣的幽靜迷人，便是我從前徜徉過的河岸廊棚亦堪稱風景中的一絕！

時令也正入梅，隔夜一場透雨把古鎮刷洗得清白一新，我們去的時候雲收雨斂，古鎮猶飽吮着雨的滋潤，東一條西一條的河流正溶溶漾漾的歡暢，走在河岸的廊棚下你會感受到河上的一切恍若夢中，是童年的夢，比童年的夢還悠遠。廊棚古樸而精當，椽和磚雖非舊物，卻與石板岸徑和

兩岸的民居相協調，與民居間隙中突然出現的一條條逼仄的小巷相協調。這裡的民居都恬靜宜人，對岸面街而座的房舍皆有後窗和後河，家家戶戶都有一溜的河埠，那石級伸向河裡，清清的河水還它一個倒影，便有了曲折的兩排石階，正巧有婦人下河淘米，那麼就出現了伊對觀的水中倒影。駁岸上琢有牛鼻狀的纜眼，乃知早年水上交通和商賈的便利。枕河的樓房都有小小的閣樓，係舊時小家碧玉倚望廊棚下或過船上意中人的唯一「合法」的窗口。就不知有沒有「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暈脈脈水悠悠，腸斷白蘋洲」的怨艾？

如果說隔岸觀景還有些距離感的話，那麼在廊棚這一邊我分明就行走在一戶接一戶的家中了。是廊棚給了我這一特別的感受，我好似在古鎮人家串着門子，同一屋簷下，聲相聞、氣相投、我也成了古鎮上人了。

很久沒有感受這樣親切的氣氛了，一陣清風掠過，不知哪個門戶裡飄來了搗韭汁的辛辣味，一定是在包韭菜餛飩，從自家屋後菜畦裡刈來的韭菜，新鮮得還沾着雨

露，因此剎它時辛辣味格外的濃烈，飄來廊棚後氤氳不散。我從這股辛辣味中感受到了濃濃的鄉情，——沒有比炊味更能感受到人間煙火的親切氣息了，我抽動着鼻翼去聞韭味的所從來，但撲朔迷離無從分辨，因為晌午時分，各式炊味竟紛至沓來彙集於廊棚，不僅得其味，還能得其聲，——「嘶啦」一聲，是誰家嫂子正起油鑊煎魚，那是早市上買來的盈尺的鱖魚吧，下油鑊時還牽嘴擺尾地一陣掙扎呢；油鑊聲剛落，又一股且香且腥且鹹且帶點兒微臭的味兒在廊棚裡領了銜，我能準確無誤地判斷出那是鹹鯪魚蒸蛋剛出籠時的氣息，那氣息委實神奇，奇就奇在既香亦臭，比韭菜味還勾誘人的食慾，所以更是人間煙火的傑作，使廊棚的鄉情盈溢難盛。

我在廊棚裡一路行去，品嚐着每家每戶的炊聲和炊味，由衷讚嘆着水鄉古鎮西塘的殷實富足、溫馨祥和。但願這樣的意境能恆久地保持下去，切莫像某些地方那樣為所謂的現代生活所替代，為過分的商賈氣息所掩沒。這並非是我的杞憂。

畫中有話

■圖：K.Wong



■文：吳翼民

手寫板

■文：俞慧軍

美麗的遠方

羅素說：生命是一條江，發源於遠處，蜿蜒於大地，上游是青年時代，中游是中年時代，下游是老年時代。上游明淨而婉轉，中游狹窄而湍急，下游寬闊而平靜。記得小時候家鄉的冬天很美：白雪與綠樹相擁而眠，碧水與綠野相無相吻，候鳥與白雲同歌共舞。我懷念那些寧靜與溫馨的時光，許多時候是在靜寂的思想中尋覓生命的原點；造物主把生命一次次派生給這個世界，一個個人類的新丁便在這個地球上開始一次既漫長又短暫的旅行。這個美麗而遙遠的目的便成為一個個鮮活之人生命之旅的地點，於是生命之旅便成為起航與歸航的過程，生命也便有了開始與延續的理由。人們為此想像和描摹着那個美麗的遠方一定是陶淵明耕種的桃花源，而不是烏托邦，是一個由無數先賢們圍坐在繁星滿天的石階上用畢生智慧醞釀的理想社會。

記得剛進入中學讀書，第一堂語文課上老師就佈置我們寫一篇題目是《理想》的作文。那時班裡50多個同學通過《理想》這篇作文暢想着自己的未來。記得老師在講評時分門別類作了歸納：長大後有想當作家的，有想當幹部的，也有想當科學家和工程師的，而想當教師、演員、運動員的兼而有之。就是沒有想當農民的。現在想來，理想不是幻想，事實上我們那一屆高中畢業後，大多當了農民；祖祖輩輩生活在鄉村，如何就不着戀鄉村？好在如今的故鄉早已融入了城鄉一體化的發展進程，外地人來此創業也難辨城市與鄉村了。最近老岳父來電要我想想辦法「非轉農」呢，為何？因為鄉村裡每年另給老人發上千元補貼，而戶口在城裡定居的老人還沒有這個待遇呢。其實，當農民又何妨？我們那一屆畢業後成大事者還都是農民！興實業辦公司，一個個都成了底氣十足的「小老闆」，既為國家交了稅，也讓黎民得實惠。就連每天穿梭於菜市場販運肉類和蔬菜的「同學夫妻」年終淨收入也超5萬元。笑顏常開的老同學那時學習成績在班裡數一數二，問他為何不興辦個實業，他回答很爽快：「眼下這個行當幹了18年，雖辛辛苦苦，但只要守信用，搞些蔬菜批發，日子還算好。」

去過這位同學家，6年前建造的小別墅寬敞又華麗，緊緊鎮區現佔價也超過百萬了。同學調侃：「你們在市裡靠工薪過日子雖安穩，但費腦神，更沒有我家那幢小別墅了。」同學年年相



■人生路上有風雨，也會有溫暖的陽光。

網上圖片

聚，有的同學已很難與在校時的意氣風發相提並論了。原來班裡一向善言的文藝骨幹在聚會時一言不發，兩鬢斑白滄桑盡顯，他們還在為早已長大的兒女們操勞。其實，時代真的不同了，日新月異一詞不再是成語字典的收藏。當科學家是一種美麗的憧憬，憧憬中一代代人為之奮鬥着。其實三百六十行，行行通遠方，這個遠方是人們心目中希冀的美麗遠方。只要你努力着，奮鬥着，只要你問心無愧於這個社會，這個世界對每一個人都情有獨鍾。

這使我想起莊周的一個故事：莊周站在橋上，看着水裡的魚兒入了神，情不自禁地說道：「這些魚兒多快樂！」惠子站在一邊問道：「你不是魚，怎麼知道魚是快樂的呢？」莊周反問道：「你不是莊周，怎麼知道莊周不知道魚的快樂呢？」陽光均等地灑在人生之旅的每一條路上，但對於那些內心陰暗的人來說是無法體味到的。然而只要你的心中有一盞盞愛的心燈，只要有仁義為懷的善念顫動於靈犀之間，溫暖的陽光會毫不吝嗇地盈滿你的心靈，讓你感知生命的每一個瞬間都有無與倫比的美麗，也許通向遠方的路上時有風雨相伴，但踏平坎坷定成大道。

在各種生命現象中，我最欣賞靜謐的美麗，通向遠方的路上惟有寧靜的自然與脈動的生命最默契。陽光靜靜地灑向大地，無邊的綠野聽不見一絲聲響，甚或每一隻機靈的鳥兒，每一株小草，每一朵花瓣都在聆聽這寧靜的天籟。自然界的奇跡都彷彿在靜謐中醞釀，貝多芬被命運放逐在死寂的空谷，卻用生命的激情敲開了神聖的音樂之門；海明威讓那位可憐的老人數十次去捕那條大魚，在此進程中老人和他自己終於戰勝了大海。生命的美麗來自生活的美麗，生活的美麗源自憧憬的美麗；努力着，奮鬥着；瑰麗的生命之蕾一定會綻放出璀璨的幸福之花，而繽紛的美麗一定會踏着溫暖的陽光從遙遠的地方向你愈走愈近。